

wh | 椰岛寻幽

五孔砖桥其实就在崖城的西北,但我问了一个上午,仍是毫无讯息。崖城里的人甚至都没听过有这么一座桥。

正午时,阳光热辣辣的刺得人生疼,后来终于寻着了一个知晓五孔砖桥位置的黄先生。黄先生也是花甲之年了,头发开始斑白,他是在这个村里出生长大的,大抵也是住了几十年的故事了。“得过好几条小巷子呢,车是过不去了。”

把车停在巷口的酸豆树下,徒步进去。

再往巷里深处,就是土路了。绕过两个巷弄口,突然的就觉着开阔了起来。蜿蜒的耕地,像河渠,翻新的土里新种的农作物已长出新芽,青青嫩嫩的小叶儿。五孔桥就理在这土里,成了田埂,是上下两畦地的埂界。

远远的,我就看到了土里冒出的两个拱券,砖砌的密实的桥在蓬蓬展展的藤条中,若隐若现。

我和这五孔砖桥,是隔了相当的距离——几百里的路,几百年的事,新的人旧的痕迹。这五孔砖桥大抵也是一个关卡,卡在了崖城最青涩的青春期。传说里的五孔砖桥,横跨于古护城河上,联结着古崖城城池内外的故事。这些传说对于一些崖城人肯定有过剧烈的影响,虽

wh | 文学视界

在呼啸中哭泣

■ 张毅静

即使是在北风呼啸的最肆虐的这几天里,在城市,你依然很难体会到自然界中原本存在的风暴景观:大风、暴雪、闪电、响雷,荒郊野外是空的哀鸣……我们的城市生活太舒适太单调,以至于我们用厚厚的羽绒服包裹住身体的同时也包裹住了自己的灵魂。

太需要被刺激一下神经了——去翻开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再笃钝的人也会被刺痛——当他看到希刺克里夫死后“像活人似的狂喜的凝视”,看到“他那双放在窗台上的一只手”——我相信,没有人会不惊悚,同时,我们心底最隐蔽的地方会抽搐,那个地方藏着我们每个人对最真、最纯“爱情”的向往……

《呼啸山庄》通篇所讲的是什么呢?无非是男女之爱,然而这种爱可不同于古往今来那些花前月下、你侬我依的亲昵蜜爱。正如毛姆所说的那样:“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小说其中爱情的痛苦、迷恋、残酷、执著,曾经如此令人吃惊地描述出来。”《呼啸山庄》使我想起埃尔·格里科的那些伟大绘画中的一幅:在那幅画上是片乌云下的错愕荒瘠土地的场景,雷声隆隆拖长了憔悴的人影东倒西歪,被一种不是属于尘世间的情绪弄得忧忧惚惚,他们屏息着。铅色的天空掠过一道闪电,给这情景加上最后一笔,增添了神秘的恐怖之感。”

你说,你能不去读一下这部包含着“痛苦、迷恋、残酷、执著”的爱情小说么?一旦翻开,你又怎能不被至爱、至恨、施虐、仇杀、死亡、鬼魂、梦魇、风暴、荒野、闪电……这些山洪暴发式的瓷肆笔墨所震撼?震撼之余,你去凝视暗沉沉的夜空,你会感到——深望地难过。为凯瑟琳,为希刺克里夫,为从古到今所有不能善终的爱情,更为我们自己。在这个为理性约束太久,为现实功利的筹划沉溺太深,为科学技术的强迫性支配太甚的时代,生命的省略,生命的自由之欲念在我们身心两域日渐淡漠,“爱情”这原本应该让人燃烧、让人激情荡漾的美好情感也一天天变得肤浅、油滑、靠不住。在郁闷、无聊、繁忙、重复中捱了一天又一天的城市动物们一生一世追名逐利,到头来,有几人敢说我有爱,有了自由,有了幸福?

人生真是不容易,总是有了这头没那头。凯瑟琳有了荣华富贵、社会地位,却没有了和希刺克里夫在一起的可能,她即使死去也不能让自己那颗充满爱欲、充满懊悔的心平静下来。二十年的时间,她在荒原上游荡、叹息、哭泣,直到希刺克里夫的亡魂到来,他们两个才算是安好了。活着时,她急躁、任性、骄傲、自大;则则冷酷、凶险、暴虐、凶残,这样的两个人似乎根本不應該得到人们的一点同情,可为什么从诞生之日想这两人就成为世界文学之林中最使人难忘的形象之一?你想过原因了吗?那是因为他们那种令人眩暈的激情与桀驁不驯的野性,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震撼我们的心灵,燃烧我们的血液,紧张着我们的神经,唤醒我们因理性而长久沉睡的原始生命。

五孔砖桥

■ 杨道

然那些战事因了时间的过滤,已经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

历史在崖城里留下的印记在渐渐风化,一座中国最南端的古城遗址,2000多年的历史,北宋时的土城墙,到了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始砌砖墙,再后来,元、明、清三代都在不停地扩建,城池的规模越来越大,往来的人越来越多,这城里的烟火也就越来越稠密。如今,这古城池的旧时记忆已是渐趋荒芜,遗下的不到五十米的朱红城墙也是开始坍塌了,再过个十年八年,大抵也就彻底地湮没于尘土中。

从建筑的角度来说,残存的半截古城墙极富神思,一种最传统的中国防御城墙,从细节的探究开始,它禀承了历代君主的御敌方式:东为启展门,西为镇海门,南为宁和门,北为宁武门。明时的知州曾在城墙外围挖过一条护城河,灌水使得城墙能够巩固。这样系统的城池防御工程,至今想来仍是匪夷所思。



浪漫三亚 张杰摄

这几年陈家贤运气不错,娶了媳妇,生了个胖娃娃,单位还分了套房。最近他跟媳妇雅凤商量要接母亲上来。

“妈这辈子真不容易。我小学毕业那年,爸就去世了。是她撑起了这个家。读大学那几年,她起早贪黑,每天挑菜街上卖,在街头巷尾捡瓶子废纸卖,一分一厘存钱供我读书。”现在老家就剩母亲了。

“妈斗大的字不识几个,以后她说错了或是做得不对的地方,你多体谅些。”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太小看你媳妇了。”雅凤出身教师世家,从小受到良好教育,长得漂亮,还体贴人。

一番准备,家贤把母亲接到了家了。“好漂亮的房间呀!”老人家一进门就喊道。家贤和雅凤领着她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看。

“厨房没柴火,怎么煮饭?”

“妈,现在用的是燃气,不烧柴了。”

“那太好了。”老人很高兴。

晚餐十分丰盛。雅凤亲自掌勺,整了满满一桌菜。三岁的孙子奶奶长,奶奶奶地喊,老人乐得嘴都合不拢了。饭后,家贤端着一盆热水到老人房间说:“妈,烫烫脚吧。”

“贤儿,来,坐妈这。”老人拉着他坐在身旁说。这一夜,母子俩聊了许多,直到深夜。

第二天一早,家贤起床后发现母亲房门开着,床垫在地上。走到厨房,看见她正在煮早餐。

“妈,您不多睡一会儿。”

“习惯了,睡不着。”

“您怎把床垫拖出来了?那可是雅凤专门为您的。”

“软绵绵的,睡不惯。”

“那是席梦思床垫呀。”

“妈这辈子睡惯了硬板床。”

家贤怕雅凤误会,赶紧跑过去跟她解释,雅凤笑了笑,没关系,听妈的。

早上,家贤和雅凤都上班了,老人独自呆在家里。刚开始她拖拖地板,打扫房间什么的,后来电视也看腻了,浑身不自在。要在农村,她还可以跟左邻右舍唠唠嗑,在村头村尾瞎晃一阵。可在这,各家各户都关着门。那天,她走到楼下看见一块绿地草坪,乐了,跑到小店买了把锄头,一会儿功夫就把那块地刨出来了。她边挖边想:这城里人也太不懂得爱惜土地了,这么好的地拿来种什么草,简直太浪费了。她要种点菜。晚饭后,物业的人找上门来了。“草坪被挖了,是赔钱,还是自己种回去?”

赔钱?笑话。在依老家,到处是草被挖掉的,谁赔过钱!“这草又不能吃,赔啥钱。”老人说。

“妈,那是公共绿地,不能随便挖的。”家贤说。

“依不懂什么公共不公共的,反正种

菜不犯法。”

雅凤急了,走到她面前说:“妈,赔点钱算了。”

“赔什么赔。你屁股别坐歪了。”

雅凤觉得不可理喻,说:“错了就改,没啥了不起的。”

老人大声嚷道:“依错在哪,没错。”

“你说两句好不好。”家贤瞪了一下媳妇说。他把物业的同志拉到一边嘀咕一会儿,才将他们打发走了。

雅凤虽然心里觉得不舒服,但她岂能与老人家一般见识。吃饭时,她往老人碗里夹菜,老人又夹回碟里了。看来,老人还在赌气。第二天放学一进门,小孙子扑到老人怀里说:“奶奶,我给你唱首歌好吗?”

“好呀。”老人高兴地说。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

“唱得真好。奶奶带你下楼玩。”



说完,老人抱着孙子走出门口。看见母亲高兴的样子,两口子脸上露出了笑容。

“妈妈,奶奶给我买糖了。”孙子嘴里含着糖果说。

雅凤从厨房出来说:“吃了糖,待会又不想吃饭。他感冒刚好,晚上又要咳嗽了。”说完从儿子的口袋搜出几颗糖果扔进垃圾桶了。

“怎么啦,这不是糟隔么。”老人冲过去要捡糖果,雅凤抢先把糖果从窗口扔掉了。“都说过多少遍了,不要给孩子买糖吃,就是不听!”

“糖果又不是毒药,为啥不能吃?”

“吃糖果会影响食欲,蛀牙,上次孩子咳嗽就是吃糖果引起的。”

看见她俩吵起来,家贤说了一句:“妈,您老就听雅凤一次吧。”

夫妻俩一唱一和,竟把孩子咳嗽也怪到自己身上了,老人更加来气了,说:“好好,依作孽,依是个累赘,依走!”说完就要往外跑。

搭没一搭地投射下来,桥边地里,忽明忽暗,无奈地摆弄素日的的生活典型。古桥边上有宅院,院门敞开着,敲了三下,却是无人应答。这巷里老了的人,大抵都不能再知晓这里曾有过护城河,战争和大炮,后来战争的结局,是把守护着这方百姓的护城河填平了,直至最终填成了一片地基。

桥西头有一些槟榔树,隐隐地有护城河的影子,微微喘气。再往前几百年,这里是一个充满原始色调的村庄,村庄深处可隐约寻得些许古城墙的影子。村里老人说,护城河应是与一段城墙相依相傍的,只是现在找不着痕迹了。而护城河,现在都翻修成了耕地。当年的古崖城,大抵也是充满贵族气韵的。崖城人在这河围内垦殖、营建,它一定曾经召来过熙攘的市井繁荣。而后历史用灾难的刷把,一次次刷新,直至成了现在不到五十米长短的古城墙。现在还有五孔砖桥,细密的砖石缝里还能偶尔透露出一些历史。这护城河与这五孔砖桥也许曾经是崖城最骄傲的繁荣,古城墙在其界内轰轰烈烈地挺立着。崖城人把温文尔雅揉进最朴实的言语里,连自然力也入乡随俗,一层一层地慢慢剥离开来。

古砖桥与卫城河,就像整个崖城,一再地在灾难的河滩重新建立,立誓恢复淤泥下的昔日繁荣。但这淤泥里的一切都随

河水逝去了,我们的记忆是一些残缺的灰色片段,没有其他的色彩。所以,五孔砖桥只能成为一个斑驳的古遗址。

我没有能够看过那座完整的护城河,私下里却总还希望能存着它的一些痕迹,哪怕是成片的淤泥。但护城河已全然地没了踪影,河水流经的土地,已被菜叶子密密实实地掩着了。当年护城河的传说,似乎有过一些凑近我们的脉搏,我甚至能听到城墙的喇叭里传出的音乐调子。

到底这护城河抵御过多少战事?最后的一场是谁赢得了胜利?好像一切记忆都沉入地底下了,顶上覆着五孔砖桥。五孔砖桥现在常常地有些晕阳,阳光会突然间变了颜色,灰蒙蒙地漫过水面,灰蒙蒙里有一种入秋的萧瑟。河边有几块石墩,大概是从护城河的墙围中剥落的砖石。在那些年月,城墙映照在青溪细流中的倒影,一定也是面容冷峻的。

我后来断断续续地听说过一些相关的故事,五孔砖桥这头和那头的人家的故事,都有些奇异,都像是传说。古崖城内曾作军事防卫功能的古老土城墙、壕沟、及寺庙、石碑、石井等而今都已各作他用,踪影尽失。这么晃悠了几百年,台风总是突然袭击,城墙严重风化,残破不堪,仅剩的一段近50米长的城墙也都岌岌危矣。这五孔砖桥有了着,就能模糊辨出护城河的轮廓,有了这轮廓,护城河边上的故事也就清晰、圆满了。

wh | 诗路花语

白水塘畔(外一首)
■ 符力

在天光云影忽明还暗的白水塘
在清波微微泛起的水面上,如果
我是一只落单的水鸟
一个白发苍衣的渔夫
每一天,也会感到闲适与
安详。只要岸上的推土机、挖掘
机统统撤走
过往的汽车开得慢一些
别卷起那么多尘土
春风不燥,明月不弃
护送青草和野花,送回这水畔
这林间

暮归

晚风轻拂椰树、苦楝树的枝叶
涟漪漾动斜阳最后的光华
三十年了,这里的景物一如从前
而这里的人们已不再重复我
们当年的生活:
牧牛,插秧
让稻草人看守云朵下的金犀
汗流浹背,但心里念想下一个
节日是几月几号
当夕阳西下
当沙水回家的时候到了
母亲肩挑一担青草,或者一担
地瓜

我紧跟其后,牵着水牛
每次回家,我们都在白沙水岸
洗净了双手和脚丫

青城山

■ 许起鹏

丈人耸立翠幽中,
沟谷丹岩连大穹。
三十六峰亭殿闹,
一百八物壑梯稠。
天师结茅传经道,
下诏玄宗判观宫。
问访探究胜地,
卜居修炼不为功。

游锦母角

■ 黄昌振

浩渺烟波中,
帆驶大洋间。
浪掀千仞翠,
日照万山红。
塔落凌霄立,
峰涛拍岸涌。
身同礁石屹,
吟啸豁心胸。

七律
观洋浦大桥

■ 郭树护

古津①流急浪汹涌,
南北滩头一水横。
苏杭水险滩难渡,
伏波跨马惧腾空。
特区建设如潮急,
洋浦投资似火红。
一座高桥飞架立,
万年天堑遂途通。

注:①洋浦港当地称“三家津”,坊间有“三家津水深无底”之说。

wh | 流年剪影

那年流行化肥衫

■ 赵太常

这里所说的“衫”,就是衬衫。我在乡下当社员那年,人们把衬衫叫做小褂,也叫做汗衫,有长袖的,也有短袖的。那时的农村人,买衬衫穿的不多,大多是自家女人剪裁缝制的,虽然穿着有点土,倒也显得朴实。

有一天,大队供销社来了一种衬衫,价格不低,6块8角一件,还要收6尺半布票,是白色晴纶布的,带紫色斜糙粗细相间的条纹,十分好看,买的人不少,特别是那些年轻社员,更喜欢这种衬衫。

那时,有一部电影叫《决裂》,看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个经典桥段,讲的是电影里的中间人物、知识分子孙教授,在给学生们上课时不实际问题,如高谈阔论马尾巴的功能,所以,“马尾巴的功能”这句话那时很流行。借而用之,我们这些青年社员也总结出了一些“衬衫的功能”。

衬衫的功能有哪些呢?一是遮羞把丑羞,增添三分帅;二是防风又挡雨,不怕太阳晒;三是透气更吸汗,无风也凉快;等等。衬衫还有很多功能和好处,好像要想当个好社员啥的,必须得穿件衬衫才好。所以,小青年们,好穿都想弄一件紫条白衬衫穿,不然的话,是很没面子的。

不少青年社员都买了,我当然也想弄一件。回家跟媳妇小香一说,她也挺支持。可是,家里没有钱。小香就拿鸡蛋卖。那年我家养了3只鸡,多养公家不让,再说也没啥喂,小鸡也不愿意下蛋,一个鸡蛋也舍不得吃,攒下来好到供销社卖俩钱花。可是攒了两多月,婆子也还不到60个鸡蛋。按当时供销社收鸡蛋4分5一个的价格计算,这些鸡蛋还卖不上3元钱,离买一件紫条衬衫的钱差远了。咱是社员,也不按月开工资,到秋分红,也分不上仨瓜俩枣的。这件衬衫我是买不起了。

有一天,队长让我给庄稼点化肥。队长说,这化肥是进口的尿素,劲大,别点多了,看烧死庄稼。我一看那化肥口袋是白色的,印刷的是英文,还有个圆形的黄色庄稼图案,挺好看的。一上午午点了3袋化肥,化肥口袋生产队不回收,干完活,我看那口袋洁白,纹路细密,图案美观,没舍得扔,顺手就用胳膊窝夹回家了。

小香接过化肥口袋,放进洗脸盆,倒点水,把化肥口袋洗得干干净净,晾在晾衣绳上。

两天以后,我上午干完活回家,小香拿出一件白衬衫,后背和胸前上各有一个黄色庄稼图案,样式和供销社卖的紫纹衬衫一模一样。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用化肥口袋比照紫纹衬衫样式剪裁缝制的,真漂亮。我高兴地穿起来,照照镜子,挺带劲。我照着小香的脸蛋就亲一口,这是对她心灵手巧的奖励。

我有个表嫂,在公社服装厂当厂长,一天上我家串门,看见我穿的衬衫,很好看,很新颖,还带英文字母的,就很感兴趣,问我是在哪块买的?她一听说是小香用化肥口袋做的,眼睛立刻就睁大了。

表嫂回单位后,很快就开干了。先是派人到各个生产队收购进口化肥口袋,5角钱一条,一下子就收上来一百多条,生产了几种款式的化肥口袋衬衫,取名为“化肥衫”。这种化肥衫成本低,造价低,3元钱一条,还不收布票,样式又好看,还带英文字母的,很抢手,一卖而光。

那年,我们周围的几个公社,一下子流行起了化肥衫,一流行就流行了好几年。

家乡的苦楝树

■ 王晋

我的家乡在北部湾畔,山鸡江的西岸,一个名叫红坎村的古老村庄。山鸡江绕村而过。在山鸡江的西岸,即村边的“东方山”一带,曾大量种植苦楝树。每当春天来临,苦楝花开放,从山鸡江东岸朝西望,整个村庄花团锦簇、鸟语花香,“东方山”一带变成紫色的海洋,非常壮观。此时当你走进苦楝林中,那里的空气是那么的清香,有一股淡淡的甜味,让人心旷神怡,微风吹来,楝花轻轻的掉落,洒在发间、洒在肩上,让人感受到落英缤纷,如梦如幻的感觉;掉在地上,给大地母亲铺上一层紫色的薄薄的地毯,轻柔而舒展。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老家村民平时生活用的桌椅、新人结婚时的家具等,相当一部分是用苦楝木加工而成的。苦楝树是村民那时的当家树种。村民曾大量种植在房前屋后及自留地上。

八十年代初,村里男娃稍成长后,家里老人会鼓励他到自家的自留地种上几棵苦楝,长大结婚时做家具之用。记得八九岁时,阿婆也叮嘱过我,在自家的自留里种上几棵苦楝树,待长大结婚时用来“斗烂床”(制新婚床)。八九月雨季,我和小伙伴们扛着锄头,冒着雨,来到“东方山”自家的自留地,种上苦楝小苗,种上阿婆的叮嘱,种上孩童对长大成人的渴望与希冀。二十年后,当苦楝树生长成材时,阿婆已老去,我也生大成人,谈婚论嫁,结婚时用的家具具有实木的,也有组合的,当然没有用苦楝木来制作。不过,苦楝树依然在我的心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土地开发力度的加大,苦楝树原有的生境受到破坏,同时随着家具生产工艺及材料的革新,苦楝木已淡出家具用材的范围。苦楝树也只在一些村边的房前屋后、路边等地生长。春去秋来,寒来暑往,默默的发芽、开花,为人们送来花香、送来绿荫。

我赞美春天,赞美家乡的苦楝树,赞美那些和苦楝树一样平凡而敬业、奉献的人们。

本版投稿邮箱:hnbwxwb@163.com